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五十
五十一

臣沈初詳校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五十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光

臣准西京牒准三月三十日詔勅朕涉道日淺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為虐四海之内被灾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歴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

興震悖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不効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

則髙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為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雊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為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為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鄉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涜聖聰間以衰疾自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兹矣幸

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畆猶不忘君況居位食禄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嘿不言也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鋭精求治恥為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為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

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恥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已而惡人異已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長取短以求盡善而獨任已意惡

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争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絶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懷忠直守廉恥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

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為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羣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寃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廹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脣吻彼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贍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為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燦然可觀以為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

為哉更増為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晝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益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徒罪者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赦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

立賞募人告捉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主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舍巳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為帝王稱首者也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為萬世戒者也子産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産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

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可望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邱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

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贊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

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羣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尚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

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
曰廣散青苗錢使民有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
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
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
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
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
事皆不足為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
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

不敢為也凡此六者之為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富貴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敘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為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為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而私為也

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積穀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克腹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為人耕種資采拾以為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為法則

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錢是求農民值豐歲穀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斛㪷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為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

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為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歳秋冬絶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絶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户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撻縲紲唯恐不迨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

則攫民窮困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為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羣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将奚益哉綠林赤眉黄巾黒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歛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為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為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嘿而不能者也易復之初九

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唯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葢悔棄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恥彊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羣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

痛之詔曰迺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議郎為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卿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為吉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葢始寤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于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惟冀陛下之覺寤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

安集豈不難哉竊覩陛下詔書寅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
懇切或有所改為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
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
能埀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
忠讜為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已出詔天下青苗
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
催納更不收息其免役錢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
務其所積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拓

土開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讙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為非而捨之彼如魚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切聞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獲雨而幾甸之

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為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徇羣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寛以為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四分以下税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将為朝廷

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寖增恐萬一溘先朝露齎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黄泉是以冒死一為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扆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論錢穀宜歸一　　吕誨

臣切以洪範八政食貨為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

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彼不足指揮有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為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居其任理資序受厚俸而已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不匱乏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

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户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户部不能制户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為出五曹及内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户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盡公共利害今之户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隷尚書右曹不隷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為國

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使數人主之各務已分所有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有時而竭況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制乎此臣所以日夜為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伏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使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户部六曹

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戸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戸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戸部若以如此戸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戸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隷戸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

請罷韓琦等轉官　　呂誨

臣伏覩宰臣韓琦等轉官制辭皆賞先議建儲之功於
體似未為便宜儲貳者國家之根本根本未立大臣不
言誰其言之㕘其職爾豈得為功言之者是公於天下
而賞之者私於已也且漢史載文帝豫建太子但云有
司所請不顯其人迄景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誠有旨哉
自至和而後先帝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無慮百十
人可盡録其功賞之耶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
之議恩寵便蕃乃前世未聞之事也大庭宣揚是以爵

禄誘人妄者因事以言必思後福其可得乎陛下自幼鞠育宫中乃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護者皇太后之功也羣臣何力之有借使臣下不言歷數何所歸乎貪天之功以為巳力古人羞之琦等豈無是思臣所以願陛下不賞者為國家無窮之計唯聖智察焉

請諸路安撫舉辟士人　呂誨

臣切以本朝取士之路最廣入流之人實繁常患遺才似未得術非養之有素試之以事誠不可也如前朝藩

鎮延辟士人既閱其實使之漸進庶幾得其用也臣欲乞今後藩鎮帶安撫使處許於本路舉人內選有行實曾得文解者歲辟一人權本州司士參軍且令差使觀其能效可以遠用候滿三考保薦聞上或賜以本科出身然後隨其器使必能適用與夫科場較藝取其一日之長其效遠矣朝廷久而行之士皆修飭風俗才無遺矣

論選部　　呂誨

臣聞漢世諸侯自得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置之郡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魏晉而降始歸吏部葢所以尊王朝而削郡國之權也甄陶流品因襲于今以天下之廣民政之本委牧守自擇賢良而佐之猶慮不得其人而况專於一司乎矧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責實限歲月以稽課待賢愚於一塗將使官無瘝曠民歸治理其可得耶而又吏有定員入流之人無限官隨歲積銓衡日紊不得救僿以登源其郡吏督郵

從事及縣之司籍丞簿尉當令牧守舉辟乃任命吏部謹其簿籍俟考秩當遷則稽之以課最尚之以廉節訪之以時務較之以書判審此四實第為五等三之上聞于朝當為進任四之下俾其叙進降此則覆退及三載聽叙前職如是州郡得人生民受賜雖權重於牧守而命出於朝廷亦不減吏部銓覈之要矣

論王安石　　呂誨

臣切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繫時之休否也

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辨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强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名為學士縉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士得以適其用也及進三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覩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隂賊害物斯衆

所共知者臣畧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宸監

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

因開封府爭鵪鶉公事舉駮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

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憂其

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卧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

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

就除江寧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

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

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

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已非則歛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駮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為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

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已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動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御座之前唯肆强辯向與唐介争論謀殺刑名遂致諠

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凌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于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

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

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廵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榷財利其實動揺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髙明誠恐陛下悦其才辨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逺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

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横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别於真偽況陛下志在剛决察於隐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茍逭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宋文鑑卷五十

宋文鑑卷五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論治本

孫沔

臣聞虞舜治家而納麓姬文刑寡而御邦周南歌關雎之德仲尼删詩著為三百篇之首魯史先經以紀元妃丘明直書為十二公之始易以風自火出為家人之象言號令之行于外由中正而明于内非嚴火風之威則

難以正于家矣禮云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王政之本基乎此矣是知先聖懼昵情之為患而立教於將來者也恭以皇帝陛下仁深溥博明達照臨好善無厭從諫弗咈紹三朝之謨訓躬萬機之憂勤旰食在治將二十年雖古之聖帝明王致志行事無以過也今朝無專權之臣上無失道之事然而陰陽未和災變未息法令不行恩威不著者豈治內之道有所未至歟臣不欲迂闊引喻前古願以聞見五事而陳之

而以言獲罪臣之職也伏以中宫正位德配至尊主隂
治教爲天下母三妃九嬪世婦御妾上下分統無有僭
差百世不易之論也伏自景祐已來三黜寵姬閒兩犯
宸扆蓋所起幽微不勝恩遇身貴則性悍福極則患生
退屏繼迹踰僭如舊尚不逮於嚴制竊恐漸於厲階昨
見上元嘉節内庭出遊美人才人無不隨從飛蓋蔽景
流車激雙各崇華衛分道爭行衆目共觀與后爲並此
非所以視外而垂範者也臣乞今後貴品嬪御等並令

修備禮節戒約奢侈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位輒
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員立為宮師以
佐內職則所冀上下有別而中外不敢惑矣竊以宮政
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記典言一百二十則為大
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千五十貫皆
有紀律不甚奢盈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三二千十倍添
俸或至二十萬私身養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按簿可
知一歲之中所用何極非所以示節儉也臣乞取索宮

中諸院宫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遊幸之所宜令撿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而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此所以消幽曠之氣而省財廩之費也竊以内侍之職最為親近宣傳國命出納王言常敦抑制尚或騰凌今遷秩不踰年賞賜無虛日甲第連坊名園接畛玉帛盈於後房絲竹聞於別院官尊禄厚職重員多若不立之儀式必恐亢於寵榮臣欲乞御藥依舊只用二員御帶押班都知並乞選

擇重公嚴勤慎舊有心力者充三年一遷官不許非次改轉未有嗣者令養一子則内無久貴之人下有進身之路亦一代之永制也切以勾陳九重華蓋萬乘垣直太紫庭儼雲龍非深嚴不為尊非禁戒不為備闌入則抵罪語至則伏誅使内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所以防未然而限中外也今上之起居言語衆無不知帷箔宴遊外無不傳内降斜封坦夷若道免刑要賞響應如神皆由左右之人出入為地邇臣頗邪能伺動靜迎

合巧中率用斯道若不早辨以防微竊恐長奸而忽變臣欲乞應合入内及聽喚中人並用五十已上五十已下者諸宫院子須限七十已下上分定番次上下不得參雜出入仍令内東門司專切點檢其暗祗候飾優人及公主院擔子官各放歸本營所有内道場乞今後斷絶此則肅静於宸庭足以光輝於史牒竊以王者所須歲終不會葢天下之財天子用之有司不得而吝也其或出納不謹支費不節豈可容奸不詰其弊今御寶憑

由司東門劄子取諸庫犀玉金銀錢帛一歲僅三百餘萬貫但有入內之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既多不可悉記昨聞胥吏偽取庫金三十兩抵法况御寶是中禁所掌外何計而詐得之竊恐前後用此非一吏也乞差不干礙公幹有心力臣寮置司將寶元後來係御寶憑由及內東門劄子取左藏庫等金銀犀玉錢帛大數對帳簿及謝恩表狀造作文歷并內藏諸庫亦自寶元後來內中支使金寶錢帛都數逐件磨勘即見無涯費用積

久欺弊仍乞今後諸宫閤凡有取索出到憑由劄子先下内侍省都知入内復奏然後置簿抄上番换通簽正牒下諸庫藏方得即官支物不得直行取索或更别設關防節減用度亦經久之利也此五事者實政教之本源昇平之基構也中宫正則内宰之制行于六宫而寵嬖不犯於上矣宫禁嚴則中闈之事絶于衆口而朋黨不生於外矣宫人不減則用度不給怨曠以感陰陽之沴矣内侍不禁則威柄不一引進以來邪佞之類矣御

實不嚴財貨不計則盜詐公取而無慮矣噫恩能削威昵可消正甘言令色遜于志先意希旨會其事仁愛浸深恐情難決非至聖至明不可免也伏望皇帝陛下遊神清淨敏德太寧養冲和之性節嗜慾之情使氣志如神威儀可畏廓日月之輝發雷霆之斷柔媚不干于聰明愛倖盡決于道義則何患天下之不治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易曰揚于王庭剛決柔也傳曰棖也慾焉得剛非用天下之剛健中正則於斷也難矣今吴賊侵軼

西鄙攻守臣未敢進一策者盖儒者不知兵不可預言也若大臣盡心諸將用命恐未為大患也夫手足之疾侵於皮膚積為瘡痍發于指掌未有所損也心腹之疾迫於膏肓壅為癰疽潰于頭目不可卒救也此五事措置得宜則無窮之福此五事因循弗舉恐為不測之慮履霜至于堅氷燃火在於積薪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惟斷之在不疑行之恐不及動無失機間不容髮則百世之利萬方之幸皆陛下家事非人臣所得及也至於政

教之綱紀未舉輔相之心德未同朋黨之邪正未分著位之材愚未辨進賢難於起死去佞過於拔山法令撓於親恩賞及於濫豈不謂根櫱於內而斤斧不施者乎若聖人一慮及此則庶事自正其條例悉數之各俟聰明聽然其說異日為陛下言之也臣素非博識惟盡愚誠不歷詆於羣公不專攻於上德但慮切直速怒貴權不能保身貽憂老母則於事君之心無所愧矣伏望夙夜之餘再賜詳覽無使臣言為空言則死生幸甚干犯

威顏甘俟誅竄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請罷不管兵節使公用　　孫沔

臣切見正刺史已上至防團節度使使相皆有隨使公用錢多或至一萬貫蓋先朝以諸道用兵之際恩假武臣俾之足用犒設軍員招延賓客任其支費不問出入欲使將帥豐財聚人之術也自太平四十年因循成例給賜不追或罷權出鎮或養疾閑地至於老死未聞退辭軍員賓客不復延設雖稱公錢並為已有與之既不

知恩取之豈敢生怨若朝廷以為小事恐傷大體臣願引即借三事以為之比乞陛下聰明詳之則知罷無損矣今范仲淹孤寒出身忠誠報國統兵邊鄙終歲勤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緡令助清貧之節一也劉渙仗義入夷狄去不顧妻子非慷慨感於君親豈能身奮死地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緡令資其家二也田況名自江外受命陜西委叅使幕合得賜賚一二百貫此亦微事須合自陳況既恥言賜亦弗及三也蓋以國

家闕用多方節則惟守舊例不求損益有例者雖枉費於萬金不為惜無例者雖可賞亦不加卹例之為弊一至於此豈宜執而不革者也伏望斷自宸衷勿容横議所有刺史至使相非統兵及任陝西河北者並乞罷盡隨使公用錢令支撥與管内臣寮此足使武夫悍卒知聖人憂邊之深意也所有皇親乞從特恩以表異禮

論詔獄　　呉育

先王凝旒黈纊不欲聞見人之過失有犯典憲即屬之

有司按文處斷情可矜者猶或特從寛宥如此則恩歸
主上而法在有司人被誅殛死亦何憾祖宗以來不許
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人自安近傳三司判官楊儀
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共
驚駭不測為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亦請求常事非有
枉法贓賄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
非恩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
閣又任事省府使有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茍不然也

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辱士民輕視其上非所以養廉恥示敦厚也自古刑獄滋彰之時誅家滅族寃枉大半大抵雷霆方震人莫敢言有司以深就深各圖自免或因而為利以希進取君恩不得下逮人情不得上通感傷至和災變百出陛下為四海愛戴之主忽使道路之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人自危此臣所以深為陛下痛惜之也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救解之嫌止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具案

之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恥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

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强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仰

畏天俯畏人寛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葢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

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
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
右近習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
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横猾以為兵幾至百萬
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輙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
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輙發凶年
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輙得此賞重而信
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

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横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寛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

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文私養望者多得顯官

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

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葢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寛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輙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　王安石

臣今日蒙宣名諭以孫覺令吏人寫論列大臣章疏臣

初亦恠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譴怒既又反復思惟陛下以覺為可聽信故擢在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廸上心於義未為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以枉為直懼為公論之所不容則唯恐其言之不密若

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有交黨之私
掐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為上下
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
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形迹不敢
盡其忠讜之言而姦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行讒慝也
若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自安臣亦以為不然漢高
祖雄猜之主也然鄂君明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
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為嫌陛下聖鑒高遠自

漢以來令德之主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為法奈何心存末世褊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為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為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為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呂公著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至而去實禮之常制葢當其壯也既竭勤盡瘁以任其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本朝以來凡致仕者雖例改官資或推恩子弟年及而願退者常少議者以疲癃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或至於蠹政而害民故著令應年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為監當然比年以來致仕者亦不加多夫昔為守倅而今蒞務雖至

愚之人豈不以為辱然所以被辱而不去者亦由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為士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非素有經産則其禄已常苦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於凍餒是以雖潔廉之士猶或隐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惟其本則曰此皆無恥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壊也

臣愚欲乞應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問如此則自非無恥之甚者莫不感抱恩德争自引去矣朝廷優之如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未為甚過也或曰今國用方患不足則吏禄豈宜有增臣竊以為今日所設正為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則其禄故未嘗絶如此自人多引去則令之去而受禄者乃向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凡以全

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瘝官之弊伏惟陛下方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固所先務伏乞酌詳施行

論臧否人物宜謹密　　呂公著

臣聞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人主延見羣臣與之講天下之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者也苟人主謹密有所不至則人臣悼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敢盡其所言此易之

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況人君用人既用其長固欲知其短知而暴之則莫肯盡其心力將同舟而濟共輿而馳苟不能使人人盡其心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陛下留意幸甚

請廣收人才　　呂公著

臣伏覩近詔舉才行堪任升擢官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虛心屈已以待天下之士士之起草茅小官而超至顯近者不可勝數然猶孜孜以求賢為急誠欲廣收人

才無所遺棄臣伏思自昔有為之君不借賢於異代然唐虞之際亦稱才難則世固未嘗乏賢而人才亦不可多得今陛下降發中之詔非徒為虚文也中外所舉蓋有百餘人雖不能盡當誠參考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塞厚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今日詔意正欲達所未達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中就閑外者尚多恐其間亦有才實忠厚欲為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闊繆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孫

弘初舉于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親擢為第一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何則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其才業亦容有進惟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予之對以考其言兼收博納使各得自盡則盛明之世無滯才之歎不勝幸甚

論李定言程顥顧臨不當　　呂公著

臣聞皐陶陳謨以知人為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為要所

謂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者知人也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是以堯舜在上明目達聰詢四岳以難壬人命納言以塈讒說使惡直醜正者不能亂天下之俗服讒蒐慝者不能遷人主之意然後四門穆穆而朝廷清明擢歸於上而天下無事臣向蒙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日不敢縷陳細務輙論及判别忠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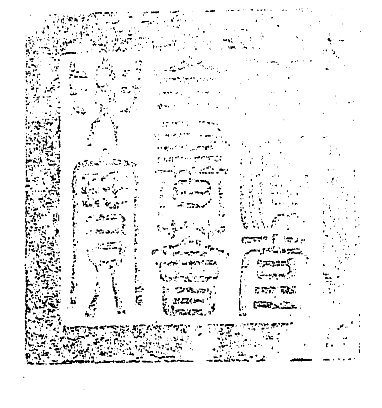
之道嘗謂陛下勵精為治十年不懈小大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觧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録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苟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為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復可用非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良士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語陛下頗賜開納近日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縉紳聞之皆以

為顒昔任御史嘗有所言陛下不以為過而稍用之知朝廷用人不終遺棄必料傳之四方士人無不欣仰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為一二識者私道陛下聖德竊以為陛下春秋鼎盛履崇高之位操殺生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極天地山海之量此羣下所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也小大之臣雖姦回頗僻如鄧綰者猶降責不踰年遽復侍從授以方面則是盛明之世本無棄

絶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臣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其愛君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衆其唱和雷同承迎附會而姦言汙行卒為陛下所照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況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論議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

未為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讒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為無損臣受恩與常人不同苟有所當言者不敢顧避緘默以負陛下優遇唯陛下幸察

宋文鑑卷五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舉人臣李克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五十二 五十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五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進十事

呂公著

臣近准詔書令臣發來赴闕已於今月二十日朝見訖竊聞近日臣寮未有上殿班次臣雖忝先朝執政之臣亦未獲一親法座少奉德音然自忖累世蒙被厚恩惓惓報國之誠不能自已輒具奏封陳其一二冒瀆聖聰

臣無任惶懼之至臣伏覩皇帝陛下紹履尊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有緝熈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罄竭愚誠考論聖道槩舉十事仰賛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皆隨事解釋

粗成條貫不為繁辭以便觀覽伏望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採即乞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盛德少助萬一謹列如右

畏天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巳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慤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

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罔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為曲說以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青時君方恐懼修省欲側身修道而左右之臣乃據經傳或指外事為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為消變之術使主意怠於應天此不忠之甚者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則有天下者固當飭己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民

人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

愛民

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人君既即尊位則為民之父母萬方百姓皆為己子父固不可以不愛子君固不可以不愛民若布德施恩從民所欲則民必欣戴欣戴不已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憂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

皆以赤子為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為念此葢獻策之臣設姦言以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為大功以暫勞永逸為至計此世主所以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勞則中國先敝夫何足以為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寵敗公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修身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修身修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為本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明皆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況人君一言一動史臣必書若身有失德不唯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為萬代譏笑或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修業實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

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講學

王者繼祖宗之業君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方萬里之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以臻兹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

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禄利取科級耳非人主之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歴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故傅說之告髙宗者修德立事而已至漢之晁錯以為人主不可不學術數錯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參制羣下而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雅七國之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葢其所

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審也

任賢

昔成王初涖政名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用吉士葢爲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衆人之心夷險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葢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

利志在於道則不為苟合志在於利則求為苟得忠言正論多咈於上意而佞辭邪説專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納諫

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舍己而從諫則不害其為聖也及紂為天子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愎諫自用則才智適足為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著在史冊一一可考葢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幾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

身言不可用則怨其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而憂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徼寵人君誠能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

薄斂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君恭儉節用取於民者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

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散為盜賊為人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臣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躭於聲色盤於遊畋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間而肆其邪謀為之斂財以任其横費世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

之衆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義而巳何必曰利

省刑

夫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淨而幾至刑措然則為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煩刑也况人主之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鞫則權在於獄吏廣偵伺則權在於小人肆

刑戮則權在於彊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揺人心何則獄犴之間其情難知鍜鍊周至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寃抑人主亦何從而察之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内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

民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于有司不復措意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祖宗所以消惡運遏亂原者嗚呼遠哉雖甚盛德無以加矣

去奢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為三王祖漢文帝即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獄四百幾至刑措然則節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況以天下之尊富

有天下凡有四方百物所以奉養於上者益亦備矣然而饗國之日寖久耳目之所御者習以為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為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己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為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

象箸未為過侈也然箕子以為象箸不已必金為之金又不已必玉為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弘相武帝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宮室為千門萬戶由是天下戶口減半盜賊蜂起而弘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為太過而察見公孫弘之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無逸

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祗懼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享國五十有九年厥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蓋人君初務縱逸小人必

怨而大臣必諫至乎淫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
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於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
之元龜也唐明皇初即位宋璟為相手寫無逸圖設于
帝座明皇勤於政事遂致開元之治而後宋璟死所獻
圖亦弊而徹去明皇遂怠於政親見天寶之亂由是觀
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慎終如始不敢逸豫
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
右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令朝

廷始初清明臣雖術學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為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召亂之道可以為戒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惟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論韓維不當責降

呂公著

臣伏思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别忠邪於輔弼之臣最加優禮故得上下安樂人情悅服今來韓維必

是進對之間語言乖謬上觸龍鱗然維昨與范百禄爭
論刑名等事若以為性彊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姦邪事
迹若以奏劾臣寮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
未嘗須有章疏比來批語所罪恐未足以宣示四方兼
維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廢棄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
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有讐嫌之人飛語中傷以惑
聖聽況五六十年來執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恐中外
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臣又竊思皇帝陛

下春秋方富正賴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之道調平喜怒以復仁祖之政若大臣倉卒被罪則小臣何以自保臣受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意欲致君於堯舜措國於不傾以報陛下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以陷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回聖慮其批降指揮見只在臣處收掌聽候聖旨

請議恕私罪　　韓維

臣數見良吏善人以小過留滯而背公便巳之徒不廢

遷擢竊尋其端蓋朝廷之制私罪雖得輕法常爲仕進之累公坐雖大一時被責則即升進矣伏以國家賦禄命官本爲治人而無狀之吏廢職以遂苟且之意壞法以行姑息之政計其用意豈復在公夫縁私致罪惡或止身廢職壞法其害及國二者相校孰爲輕重伏望聖慈特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蠲留礙以通滯材公坐有害者重加困抑以儆慢吏

論勑不由銀臺司　　韓維

臣近以黜呂誨等勑不可門下封駮司嘗面具論奏及兩上章乞正官法並未蒙聖慈施行臣伏以紀綱法度聖王所以維御邦國使不危而安者也其所措意皆關諸盛衰固不為一日設也譬之猶舟之有維楫馬之有銜轡今有人于此將假二物以出萬里之塗而自毀其銜轡則人人知其有奔僨沈溺之憂矣臣近維楫絶其銜轡則人人知其有奔僨沈溺之憂矣臣近對崇政殿亦嘗以此理上陳陛下初不省察又以失職求賜罷黜而聖慈再三敦諭不令投進文字臣僶俛而

退猶望陛下悟前之失特詔有司修明舊法而防將來之患而章上輙不出使臣不得少申職業坐守空名以蒙貪禄曠官之謗進退實亦難處伏望聖慈以臣狀并前兩奏降付中書門下商量施行臣不敢枉道以阿人主之意愛身以壞祖宗之法惟陛下裁處

請不汎於諸家為潁王擇妃　韓維

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汎至諸臣之家為潁王擇妃審如此者臣竊以為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

正家則承宗祀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兢兢者慎之至也坊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於其國網取容色若捕魚然所以推遠女德為民之紀法也伏以皇子穎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繫尤重臣愚以為宜歷選勲望之家慎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近世簡棄禮教不以為務婚娶之法自朝廷以及民庶蕩然無

制故風俗流靡犯禮者衆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歎息竊幸國家有以振之今陛下始初清明元子求婦而事出苟簡殆非所以矯世厲俗反之雅正且無以示顓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傳稱尤物足以移人詩詠淑女幾以配上此誠智士仁人見微知終遠覽禍福之原為後世戒也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臣獲侍宸陛且官王府苟益萬一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論初御殿三事　　韓維

臣竊聞陛下以來日御便坐聽政臣愚慮所及輙有三事以為慎始正本之助幸陛下省察一者陛下新罹大憂方當以思親摧慕為意從權聽政蓋是不得已者為大事急務特賜裁決其餘且可闊略故事始見羣臣及降坐入宮皆舉音號慟此高宗亮陰不言之意也二者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人君所當與圖天下之務者也陛下即位之初尤宜推誠加禮每事咨訪以盡其心其

至于博謀羣臣究極理道雖是美德止可密裨聖慮及至决議論發號令必須經由二府施行乃合政體周公戒伯禽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葢謂此也三者百執事各有職分惟當責任使人盡其能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為失體孔子曰先有司是也三體既正矣若夫恭已倡率隨事裁處則一繫聖斷也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陛下加意慎重以副四海觀望臣不勝苦切涕泗之至取進止

請舉遺逸

鄭獬

臣伏見日者賞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致之闕下者葢二十餘人覆試秘閣皆命以官於時猥有謬舉者士論譁咈於是不復再舉今間年取進士擢第者二百人其所失者爲不少矣而士大夫不以爲怪一爲敦遣而疵謗百出葢進士習熟之久而敦遣起於一日此論者未足以爲輕重而亦有媢疾者間之也臣欲乞復置此科而稍爲增損葢孔子爲政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名

者則令敦遣就道豈有朝入科場暮為敦遣者哉宜正其名謂之舉遺逸間歲隨科場發解後有不豫薦者開封國學及諸路舉一人又至禮部奏名後有不豫薦者許主文共舉五人並至御試時試策三兩道中第者別為一牓命官入仕即與正進士同如以為歲增中第者差多即乞於進士數內減不合格者二十人以均之庶幾郡縣豪俊不至遺於草萊矣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呂大防

臣竊觀自古設官之意必先置貳立副不以名位爲限者所以紓艱危而適順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總兵命將尤重其選以漢唐事言之大將軍有長史司馬從事節度使有副使判官參謀其自小官而登寄任立功効者不可勝數本朝祖宗以來實用此法故名臣不絶而夷狄畏服竊見今緣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總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决勝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

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而得不才者與焉則是以三軍之衆一聽庸人之所為豈不可懼哉其敝葢由朝廷不素養其材而取人之路又常太狹方今戎人旅拒邊患漸生若不早為准備閲試其能誠慮臨事任用不暇精選因而敗事所繫不細以臣愚見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選差素有才略職司以上人充參謀一人委經略使奉辟知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充如此則可用之士不以位下而見遺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

獲濟兼得以博觀已試之効以備緩急之用講緝邊要莫先於此

論章惇　　范純仁

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惇文將九十因明堂恩霈之後欲請除一鄉郡使便其親臣但見其可裨仁化不慮其他遂共以為當然繼而聞三省奏下陛下即賜俞允臣以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年之親不録往咎臣實喜不自勝遂於簾前仰贊聖德以謂自古臣子無如今日遭

逢繼聞諫官有言陛下遂寢前命亦是聖心從諫之美
前日更蒙宣諭此事三省有失思慮戒其今後不得如
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朝廷所怒之人不當遽有開陳
又謂執政都徇人情必有主張之者致煩陛下戒勅宣
諭丁寧徼臣固佩服聖訓然有未盡之懇亦當竭罄敷
陳方陛下急於求治之時是臣子知無不為之際豈宜
顧慮形迹畜縮周防兼今所用大臣多是老於患難陛
下奬之使進尚恐心志不鋭思慮太周若更戒使遠嫌

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陛下愛惜諸臣則為恩德之厚若使輔翊聖政却慮事無所裨益入臣以匪躬自信為難依阿固寵為易若今容其所易沮其所難則其間希意顧望之人翻為得計甚非朝廷之福臣昔見仁宗皇帝推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旋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長存朝廷之紀綱自正是以四十餘年不勞而治況陛下方稽仁皇之治聖度如天從諫不

倦任賢不疑録人之功忘人之過皆是自古人君所難若更垂拱責成逸於委任臺諫糾其誤謬侍從磬其論思羣臣一德一心陛下無為無事自然不須防慮百職具修坐致太平垂休萬世天下幸甚

論黄河　范純仁

臣昨日伏覩内降指揮黄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决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

為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葢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道也且君心欲如盤水常使平正而無所趣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葢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羣下競趍如山之摧小失其道則非一言之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慎也臣今竊詳所降指揮謂决要回復故道以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臣聞先朝因人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為非人

所兼併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為萬全必勝尅日可得遂興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羣臣無一人受其責者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為深鑒也臣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是但一面商議却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黄河利害乞付之羣臣有司仔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

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請寛蔡確貶責　　范純仁

臣伏見蔡確之罪天地不容而陛下不速嚴誅許其開析復令執政徐議其罪足見聖人存心正合周書無逸皇自敬德不復含怒之意但陛下特以社稷為念故發於睿斷行之不疑臣之愚心雖知蔡確死有餘罪復憂聖政或有所虧葢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氛薄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今

以一姦臣之故煩朝廷行稀闊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
見必生疑懼復恐貽之將來垂之史策薄有擬議則於
聖德聖功深為可惜在臣負恩竊位罪不容誅蓋如父
母之有逆子雷霆鬼神所不能貸至若父母親置於死
之地則卻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陛下保完社稷
之心天地神明之所照鑒而微臣愛惜陛下聖政之心
亦應陛下可察不避一身之萬死而展補報之愚忠惟
願睿慈曲加詳慮所有再行重責伏乞付與帥臣已下

商量所貴青歸臣佐不累聖明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請放呂大防等逐便　　　　范純仁

臣遭逢雖久報答無聞衰病寖加叨逾為懼前年陛辭之日親承德音許其凡有奏陳但入文字臣感噎受命緘默至今曾微片言上裨聖化愚衷惓惓終覬一伸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等或年齒衰殘或素縈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瀕死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

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仰惟陛下聖心仁厚天縱慈明

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極而在宥每頒赦令不問罪辜至

於斬絞重囚髡黥徒隸咸蒙原宥亦許放移豈有股肱

近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俾流離但慮一二執政之

臣責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謂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啓迪

之際不為詳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

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已之人為怨讐以疑似之言為謗

訕違老氏好還之誡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

可鑑豈可尚遵前轍靡恤效尤在漢有黨錮之冤在唐有牛李之禍後皆淪胥善類貽患朝廷數十年間未能消弭比來若非宸衷獨斷聖慮詳思灼見本根絶其萌漸盡屏猜嫌之迹特垂曠蕩之恩因大禮赦文放令逐便使得自新改過免為羈旅之煢魂籠鳥鼎魚咸獲相忘於至道神功聖德萬世歌謠臣無任虔懇激切之至取進止

宋文鑑卷五十二